

doi:10.3969/j.issn.1673-6060.2017.01.017

上古汉语去声别义现象的语义类型分析

曹慧萍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去声别义即传统意义上的破读——通过声调改变词性或词义,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这表明上古汉语句法也有屈折形态。通过分析上古汉语形态的变化,探讨其分类及来源,进一步分析其语义功能类型:名物化功能、增价功能、完成体功能、改变动作方向功能。

关键词:去声别义;屈折形态;语义类型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7)01-0080-04

语言学上的音变(phonetic modification),主要是通过改变读音来改变词的用法,比如:英语“读”的现在式 read/ri:d/,过去式 read/red/; rebel/ri'bel/反叛,动词, rebel/'rebl/叛徒,名词。汉语的音变包括声调、轻重音,比如“好”:上声,形容词;去声,动词。再如:刷子的“刷”,广东音后头收 t 音,如果 t 变成 n,变成“涮”,就表示另外一种方式和“刷”很相近的动作;地道(dìdao):真正的、纯粹的、实在的,地道(dìdào):地下坑道。也就是说,汉语有用声调或语音上其他细微的分别来区分词类或词义的方法。

形态学(morphology)指的是词的屈折形式,比如词因时态和人称而有不同的变化等。一般认为汉语没有屈折形式,但是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可以通过声调变化而改变词性或词义。笔者主要讨论去声别义即传统意义上的破读这一汉语特点,以此来说明上古汉语句法也有屈折形态,并探讨其分类来源及语义功能的类型。

关于古代汉语去声别义存在及其产生时间的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由于去声别义和声调有密切关系,因此,讨论的几个关键问题是:上古汉语到底有没有去声或者有没有声调?如果上古有声调,但是段玉裁等认为“古无去声”,那么去声别义该怎么解释?去声别义产生的时代是什么?上古既然有平上去入四声,为什么转化字都是去声?如果承认去声别义的说法,有什么语音上的来源根

据?去声别义有什么语义功能?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有很多前贤、时人对此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去声别义概说及其性质

要探讨去声别义的性质,首先必须把四声别义和去声别义的概念分开。四声别义是传统的说法,主要表现为去声和非去声的对立;去声别义是用去声调表达一定的句法形态意义,把别的声调改读成去声。本文采用去声别义的说法。

关于上古是否存在四声的问题。虽然“四声说”由魏晋南北朝沈约首先提出,但这并不意味着魏晋以前没有声调,中国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怀疑上古是否有声调就是明证。先秦时期的声训,出现了同字为训:《周易·序卦》有“蒙者,蒙也”;《孟子·滕文甘上》有“彻者,彻也”。《诗经》中也有所体现。清代江有诰断定,上古也有四声。

段玉裁说的“古无去声”是从声调系统来说的,他认为上古没有去声,作为长入,是入声,后来王力继承了他的说法,把入声分为长入和短入。但是王念孙等认为上古有四声,周祖谟先生也认为去声及四声别义其实不晚于东汉就已经具备了。

另一派学者认为:上古没有声调,去声别义跟 * -s 后缀有关。汉语利用音高的变化区别意义,成为音位性的语音手段,是出现比较晚的。他们认为去声在上古可能是 s 尾后缀,上声是一个喉塞 -t 尾,把上

收稿日期:2016-12-01

作者简介:曹慧萍(1988—),女,湖南郴州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语法化、方言接触的研究。

声和去声去掉后,就是平声和入声。

欧德里古尔(A. G. Haudricourt)认为,汉语的去声调来源于上古早期的 * -s 尾,这个观点得到汉藏比较研究的支持,有比较强的说服力,尽管现在看来,* -s 尾不一定是去声的唯一来源^[1]。

梅祖麟也认为汉语的去声来自 S 后缀。他认为,四声别义和清浊别义是上古著名的两个“音变”构词法。藏文加上 S 能把动词变成名词,汉语把非去声的字变为去声的同时也把动词变为名词。藏文有 S 没有去声,晚期上古汉语有去声没有 S。去声和 S 功能相同,分别互补,因此汉语的去声来自 S 后缀^[2]。

关于去声别义现象产生的时代,《颜氏家训》《经典释文》已有相关记载。清儒顾炎武等则认为去声别义现象起于六朝经师。

周祖谟先生于 1946 年发表的《四声别义释例》一文,认为声调别义最晚源自东汉。周法高则认为:文献记载和现代汉语中的以音别义可能是上古汉语的遗留,但是有一些读音是后人根据规律创造的。

王力认为声调破读是汉语类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的形态变化,用声调区别词汇和语法意义。他认为这种现象产生于中古汉语。

梅祖麟认为,上古汉语产生了声调破读现象,且“动变名型”时间先于“名变动型”。目前,学界大都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殷焕先认为,现代汉语方言的材料表明,破读早已存在,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并非清代学者认为的为了训诂释义的方便。

在国外,18 世纪,法国马若瑟神父(Premare)认为中国语有名词和动词之形态的分别,音调之变化可使名词变为动词,动词变为名词。高本汉在《汉语词群》中认为中国的古文字中常常有一字两读而表示词类不同的情形。英国人唐纳(G. B. Downer)认为去声大概发生在上古晚期,或在秦代。

综上,笔者认为上古汉语去声别义是存在的,是汉语形态变化的一种表现,上古汉语已经产生去声别义现象。

二、去声别义分类及其来源

王力将汉语去声别义现象分为以下几类^[3]。

(一)本属名词或形容词而转化为动词者,动词变去声

1. 本属名词的。例如:衣,冠,枕,妻,王,足,文,问。

衣 说文:“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名词,平声;广韵未韵:“衣着”,动词,去声。

妻 说文:“妇,与夫齐者也”,名词,平声;广韵

霁韵:“以女妻人”,动词,去声。

文 说文,“错画也”(交错的花纹),名词,平声;集韵问韵:“饰也”,动词,去声。

2. 本属形容词的。例如:好,善,劳,污,近,远,先,后。

好 说文:“美也”,形容词,上声;广韵号韵:“爱好”,动词,去声。

近 玉篇:“不远也”,形容词,上声;广韵焮韵:“附也”,动词,去声。

(二)本属动词而转化为名词者,名词变去声

例如:思,闻,观,论,传,分,吹,骑,从,烧,行,过,乘,兴,任,使,藏,塞。

思 广韵之韵:“思念也”,动词,平声;广韵志韵:“念也”,按此义属名词,去声。

观 说文:“谛视也”,动词,平声;广韵换韵:“楼观,释名‘观者,于上观望也’”,名词,去声。

骑 说文:“跨马也”,动词,平声;广韵寅韵:“骑乘”,名词,去声。王维诗:“坐看南陌骑,下听秦城鸡。”

周法高在《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将去声别义现象和清浊别义现象统一起来加以考察,将去声别义和清浊别义的功能分为 8 大类共 14 小类^{[4]53-87}。

(1)非去声或清声母为名词,去声或浊声母为动词或名谓式。

(2)非去声或清声母为动词,去声或浊声母为名词。

(3)形容词:A. 去声为他动式;B. 非去声为他动式;C. 去声为名词。

(4)方位词:A. 去声为他动式;B. 非去声为他动式。

(5)动词:A. 去声或浊声母为使谓式;B. 非去声或清声母为使谓式;C. 非去声为自动式,去声为他动式。

(6)主动受动关系之转变:A. 上和下的关系;B. 彼此间的关系。

(7)去声或浊声母为既事式。

(8)去声为副词或副语。

那么,承认上古有去声别义的说法,有什么语音上的根据呢?上古既然有平上去入四声,为什么转化字都是去声呢?周法高认为:首先是去声和平声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其次是去声和入声声母韵母相同而韵尾辅音不同。换言之,在四声中,去声和其他三声在语音上都有相近的地方。

Downer 在《古代汉语中由于声调变化所形成之



转化》一文中,认为声调对比的现象是一种词的转化,以平、上声和入声为基本形式,而相对的去声字是转化的。在多数例子中,汉字是《说文解字》表示基本字(非去声字)的意义的。比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多数例子本义为非去声的意义。陆德明也把非去声字当作正规的读法,标作“如字”,去声当作特殊的情形(因此特别标出)^{[4]16-17}。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去声字都是转化的形式,没有证据表明“面”“贱”“卦”等字本来不是去声。也就是说,仅仅全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显示出是如此的,大多数是基本形式。由此可知,唐纳承认上古是有去声的。

另外,“摇”“闭”是具有去声和非去声两读而找不出意义上区别的两个字。

摇 礼记丧大记注:“象水草之摇动。”释文卷十三 803:“摇动:音遥,一音以照反。”

闭 左传成八:“勇夫重闭。”释文卷十七 999:“闭:补计反,又补结反。”

三、去声别义的语义功能的类型

去声别义有什么语义功能?梅祖麟通过比较汉藏语,得出去声别义(*-s 后缀)有三种功能:一是名词化功能,二是名谓化功能,三是把内向动词变为外向动词的功能。洪波通过与藏文-s 后缀的比较,提出上古汉语*-s 后缀跟藏语-s 后缀一样,除了名词化功能和完成体功能之外还有一种指派新论元的功能。也就是说,去声别义现象都是关涉并显示一个新的论元成分^[1]。

笔者结合周法高的分类,将汉语去声别义的语义功能分为四类。

(一)名物化功能

将动词变成转指性的名词,转指动作的受事。比如英语 work 是动词,名物化为 worker 是名词。洪波认为,去声别义的名词化功能和完成体功能不仅在古代注音中多有反映,而且都有藏语同源词可资比较和对应。*-s 后缀的名词化功能实际上是一种转指功能,也就是当一个动词性词根加上名词化后缀*-s 之后并非直接将这个动词词根变成名词,而是转指与该动词词根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相关的事物。如:采,结,卷,数,量,行,将,监,知,思,操,令,教,封,藏,处,乘,传,引。

采 取也,仓宰切,上声。所以取食曰采,仓代切,去声。

结 缔也,古屑切,入声。绾发,一作髻,古诣切,去声。

卷 曲也,居充切,上声。谓曲者曰卷,居恋切,去声。

令 使也,力丁切,平声。所使之言谓之令,力政切,去声。

也有很多动词名物化后产生了不同的字形。比如动词“接”,名词为“隙”,意为墙的缝隙,接起来的地方。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上古汉语名词变为动词不一定要变成去声。

(二)增价功能

洪波认为上古汉语里*-s 后缀的各种现象有一种共同的现象:一个根词(root),其原初的意思无论是代表一种实体(substantive),还是代表一种行为(action),抑或代表一种属性状态(property or state),当它加上个*-s 后缀表示一种述谓功能时,它总是要关涉并显现一个其原初意义所不蕴含的对象,这个对象或者以它自身的宾语身份出现或者以一个介词宾语身份出现。这种功能可以表述为指派旁格(assign oblique)功能。他认为加*-s 后缀后所增加的论元成分的语义角色是多种多样的,在句法上既可以是直接宾语,也可以是间接宾语或者旁格宾语(介词宾语),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一个新论元成分^[1]。

当一个动词加上指明方向的-s 后缀的时候,就具有指派新论元的功能,它也因此发展出及物化功能和使动化功能。所谓及物化,即一个本来是不及物的动词变成及物动词,也就是带上了一个本来不蕴含的新论元。使动化也是如此,一个不及物动词或者形容词或者单及物动词,当它们用作使动的时候,除了其语义蕴含的论元之外必然要添加一个使事论元,而且从句法上看,任何一个词用作使动时,其后都会出现一个宾语^[1]。

如:王,子,女,妻,宾,衣,冠,枕,麾,冰,膏,文,粉,巾,种,首,蹄,棺,风,左,右,先,远,傍,空,好,食,饮。

王 君也,于方切,平声。君有天下曰王,于放切,去声。

子 男女之通称也,将此切,上声。子育下民曰子,将吏切,去声。

女 未嫁之称也,尼吕切,上声。以女嫁人曰女,尼据切,去声。

远 疏也,对近之称,於阮切,上声。疏之曰远,于眷切,去声。

左 左手也,对右之称,臧可切。左右助之曰左,通作佐,臧简切。

洪波将周法高所列 30 个及物用法的谓词按所

带宾语的不同分为5类。分别为:

带受事宾语的:衣,冰,膏,巾,麾,尘,文,粉,蹄,被,风,道,盐,刳(耳),缢,乐。

带对象宾语的:王,妻,子,衣,宾,名。

带工具宾语的:枕,棺,帆。

带处所或目标宾语的:种,首,间,旁,还。

带使动宾语的:枕,丧。

(三)完成体(既事式)功能

指已完成的动作行为或者变化。如:染,过,治,贯,缝。

染 濡也,而琰切,上声。既濡曰染,而艳切,去声。

过 踰也,古禾切,平声。既踰曰过,古卧切,去声。

治 理也,直基切,平声。致理成功曰治,直吏切,去声。

当然,汉语里也有清浊对立表示既事和未完成的区别,比如解,见,系,著,属,折,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四)改变动作方向功能

去声可以改变动作方向性,表示动作和默认方向是相反的。如:养,仰,杀,告,假,遗,受,买,闻,奉,借,乞,贷,学,答。

养 上育下曰养,馀两切,上声。下奉上曰养,馀亮切,去声。

仰 下瞻上曰仰,语两切,上声。上委下曰仰,鱼亮切,去声。

杀 戮也,所八切,入声。大逆,一作弑,式吏切,去声。

告 下白上曰告,古禄切,入声。上布下曰告,古报切,一作诰,去声。

遗 有所亡曰遗,以迫切,平声。有所与曰遗,

羊季切去声。

受 承也,殖酉切,上声。授,付也,承口兄切,去声。

买 市物也,莫蟹切,上声。卖,出物也,莫懈切,去声。

可以看出,这类是以非去声的基本词为普遍形式,读去声表示带有敬指义,普通形式与带有敬指义的形式相互对应(如:养、告)^[5]。也就是说,去声和社会心理有关,和物理空间默认的方向不一样,是相反的。

研究可知,增价功能和改变动作方向功能似乎是有关系的,是由方向功能派生出的功能。

综上所述,汉语去声别义的产生,是由汉字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语言的经济性决定的。要明确表示新的概念,需要一种既能区分语义,又具有语法意义的手段,而去声别义兼具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同时早期汉语单音词占绝大多数,这样也就弥补了上古单音词的不足。简而言之,去声别义是上古汉语形态变化的一种手段,通过采用内部曲折的方式区别单音多义字,从而利于语言交际。

参考文献:

- [1]洪波.上古汉语*-S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J].民族语文,2009(4):23-31.
- [2]梅祖麟.上古汉语动词清别义的来源[J].民族语文,2008(3):3-20.
-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3-216.
- [4]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5]王月婷.古汉语的敬指变读构词[J].语言研究,2009(2):33-36.

(责任编辑:王凤玲)

Semantic Function Types of Changing the Part of Word Meaning through Tone in Chinese

CAO Hu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t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at change the part of speech or word meaning through tone. This feature suggests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syntax also had inflected forms.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classification and sources of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ancient Chinese, analyzed its semantic function type: like nominalization function, increasing the price function, complete body function and the orientation of its actions.

Key words: change the part of word meaning through tone; inflected forms; semantic function types